

努尔哈赤统一女真、创建后金、
制定满文，在他死后十年，便改国号
为“清”，他实际上是清朝的奠基
人，同样也是大清国的“第一帝”。

努尔哈赤

下



努尔哈赤

李文澄 著

(下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七章 辽东辽西全都归了女真

努尔哈赤望着大将费英东的坟墓，不禁潸然涕下、老泪纵横。他苍凉的声音直贯林表：“英东，朕的好兄弟！你为朕立下十大汗马功劳，如今，辽东辽西全都归了俺女真，眼看中原指日可得，你却长眠地下一去不返！今后还有谁能为朕去斩关夺寨……”汗王哭祭功臣的一席话，却激起了八旗将士杀敌立功的万丈雄心……

一、四万大军血洗开原

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七年（公元1619年，天命四年）三月初，取得萨尔浒之战的全面胜利之后，经过两个多月的厉兵秣马，在五月下旬，召开军事会议，讨论攻打开原的策略。

在努尔哈赤亲自主持下，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四大贝勒、五大臣、部分将领，近三十人。

汗王努尔哈赤首先说道：

“开原是一座古城。它是明朝离蒙古、建州最近的城市，它不但是一个经济交流的重要场所，也是明朝皇帝镇压蒙古和

咱女真人的前哨堡垒。咱们若要进攻辽沈，必须先占领开原。攻打开原的战术，咱们还是老办法——强攻与智取相结合。大家就如何智取这个问题，发表意见。”

范文程说道：

“开原形势险要，它‘跨龙冈，临大漠，边靠咽喉之路’。它东边是俺建州，西边是蒙古，北边是叶赫。开原是砖砌城墙，四个城门，四个角楼。明朝在开原设道，由推事官郑之范管理开原道的事情。”

努尔哈赤派人去喊来李永芳，让他讲讲开原城的郑之范的情况，李永芳说：

“郑之范是开原城的首富，家资巨万，但是这些钱财全是贪赃受贿得来。由于郑之范异常贪暴，开原老百姓人人痛恨。”

四贝勒皇太极说道：

“先派细作员到开原，试着做郑之范的工作——此人贪财，就送些给他。看情况变化，争取里应外合。”

努尔哈赤心想：先让人去做郑之范的工作，然后再作进一步讨论。他说道：

“大家回去以后，考虑一下：如何强攻？如何智取？抽时间再讨论。”

次日，努尔哈赤派人找来了何和理、苟得利，研究派人进入开原，去做郑之范的工作，并了解城里的兵备情况。这且不提。

再说开原城道官韩原善，为人刚直不阿，不徇私情，不贪小利，对上不谄，对下不压，为开原城民所称道的好官。

开原城还有一个推事官郑之范，为人狡诈阴险，平日见钱眼开，贪污行贿，上扒下压，无所不为。因为李成梁是他妻子

吴树兰的表叔，由这关系，他当上开原城的推事官。

开原城是明朝在辽东地区与蒙古、女真进行经济交流的中心，城里所有的交易场所，全由郑之范一人把持。由于此人贪财成癖，在各个场所巧立名目，捞取大量金钱。开原城民说郑之范“赃资巨万”。

由于郑之范的重利盘剥，来开原经商的外地商人，当地百姓们，无不叫苦连天。

韩原善为此事训斥过郑之范，当时他唯唯诺诺，不吭不哈。事过之后，用重金贿赂朝廷命官，把韩原善挤走。

从此，郑之范这个小小的推事官，主持开原道的大小事务。

开原城民知道郑之范爱财如命，每逢找他办事，都要给他送红包；或是想办法去找他妻子吴树兰。因为郑之范是个出名的怕老婆，没吴树兰的关系，李成梁当年怎能提拔他！

再说吴树兰的弟弟吴三流子，是郑之范推事府的总管，仗着他姐夫的钱势，横行开原城。城里的百姓有段顺口溜说：

“有事想求郑之范，
不若去找吴树兰。
要是认识三流子，
什么事情都好办。”

正因为吴三流子有如此神通，来开原办事的人，都去千方百计地结识吴三流子了。

一次，开原城的守城军队的把总朱梦祥，去到推事府里领钱粮。找了半天，也未找到郑之范。一直到晚上才见到，郑之范说：

“哪里有钱粮？皇帝不发给俺，俺哪有钱发给你！”

其实，钱粮全被他贪污了。他竟然对朱梦祥说道：

“你们也要想办法找生财之道，那些腰缠万贯的生意人，就是你们的钱粮仓库！”

还有一次，朱梦祥来向郑之范领取军马的草、豆等物。他说道：

“哪里有什么草、豆？人家努尔哈赤的军马，从不喂料，只是野地牧放，却能打胜仗，你们为什么不学学？”

其实，他的仓库里，上级发来的草、豆等，已经霉烂了。还有许多军衣等物品，由于存放时间过长，管理不当，早已变质。

由于郑之范的贪污聚财，城中守兵毫无斗志，马无草料，人缺粮饷，一日倒死二百四十九匹战马。

且说原总兵马林，从萨尔浒之战中逃回开原，把守城的希望寄托在西部蒙古宰赛、爰兔等部的二十四营方面。为此，曾多次派使者去蒙古联络、交涉。

实际上，宰赛、爰兔各部不仅无意帮助明军，反而被努尔哈赤所收买，与马林假意周旋，暗中向努尔哈赤递送情报，配合后金军的进攻。

马林不明真相，一意孤行，以为有了蒙古二十四营作依靠，在萨尔浒战后一两月时间内，不积极设防。

城内其他的守城官员，副将于化龙，参将高贞，游击王守志，备官何毛中等，都住在开原城中，却无专人负责开原的城防。

且说何和理、苟德利在努尔哈赤的授意下，派胡里带了五十名谍报人员，分七、八批陆续进了开原城。

胡里与谍报人员兀佳，扮成做珍珠生意的蒙古人，直接去

拜访郑之范。

在推事府里，胡里与郑之范见面时，胡里将一大包珍珠放在桌子上。

郑之范一见那么多珍珠，高兴得眉开眼笑，忙向胡里说道：

“二位到开原城里来，要郑某办什么事，请提出来，就直话直说吧！”

胡里笑了笑说道：

“咱们是做珍珠生意的，十天以后，王爷亲自带着骆驼队来。想请推事老爷替俺选择一个大的住处。”

“容易办，这事好办。”

郑之范说完，让人出去把吴三流子喊来了。胡里一看，吴三流子高挑个子，长得小头小脑，瘦得像个猴儿，脸色蜡黄，活像个大烟鬼。

开原城里把那些游手好闲、不干正经事的人，统称作“二流子”。这吴树兰的兄弟从小起名叫吴小山，后来成人后不务正业，依仗姐夫郑之范有钱又有势，常在赌场、妓院、酒馆出入，比那些“二流子”还坏上七八分，所以干脆称他“三流子”。

再说吴三流子被他姐夫郑之范喊来，经过介绍，说明情况后，他咧着个大嘴，露出了一嘴的黄牙，点着头说道：

“这房子有的是，到底要高级的，还是一般的；是在闹区，还是静区，是……”

那三流子还未说完，郑之范说：

“你先带他们自己去看，人家是蒙古的王爷，是个有钱的主儿，怎能住一般的地方。要选个好所在，不能弄个窝窝囊囊

的地方!”

“那好办，现在走吧!”

吴三流子带着胡里、兀佳去找房子，这且不提。

再说开原城里的百姓们，自萨尔浒战后，人心浮动，许多人家举家远逃。

对形势老百姓也看得清楚，明朝军队打不过努尔哈赤。后金军队在抚顺、清河的劫掠行为，使他们心惊胆寒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富有反抗精神的人还是大有人在。

且说开原城里，东门附近，有一户人家，单门独户一个大庄院。在一丈多高的院墙外面，绕着一沟绿水，沟埂上长着好几百棵合抱粗的大柳树。进了大门，到正厅前面，偌大的一个院子，两边有几十副枪架，明晃晃地都插满各种各样的兵器。

这户人家姓高，据说高家的祖上是唐朝一个大官，不知何时，搬到这里来。

高家户主高老头有子五人，挨次是高天民、高天富、高天国、高天才、高天强，合在一起，便是“民富国才强”。

高老头虽然年逾古稀，年轻时读过书，练过武，身板儿硬朗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满口的牙，整整齐齐。

因为是官宦后代，又是祖传的武功，每在农闲冬休时节，高老头带着五个儿子，在院子里使枪练棒，切磋武艺，日子过得倒也平静、安乐。

但是，努尔哈赤攻破抚顺、清河城以后，特别是焚烧房屋、劫掠财产、屠杀汉人等，高家一家再也平静不下来。

他们看到朝廷官吏腐败，武备不修，军队不能打仗，深感忧虑。

高家五个儿子，在开原城里各自都有三朋四友，今年春节

初三日，正是高老头的七十三寿辰。按汉人风俗，要垫“缺子”。也就是由闺女给老人买两条鲤鱼，或是蹄包之类，对老人表示一番孝心，祝愿老人健康长寿。

因为高老头膝下只有五个儿子，没有闺女，只能由儿子买了。后来儿子的朋友知道了，也都提着鲤鱼，拎着蹄包，还有的拿着点心，送到高家大院，为老人祝寿。

初三日那天，高家可热闹了，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，共摆下五十余桌酒席。大家欢欢乐乐地团聚了一整日。

高家五子中，高天民武艺高强，且性格沉稳，比较有心计。平日，不多言多语，能吃苦耐劳，在兄弟中间威信较高。

那天喝完酒，大家闲话时，高天民带着深沉的口吻，说道：

“今年，开原城未必能平静到年底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大家马上想到了抚顺、清河的事情，有人当即说道：

“到时候，咱们就跟他们拼了算了！”

“不拼也是死，拼死几个，也不吃亏！”

“不要乱说话，咱们听听大哥的意见！”

“对！听大哥说，大哥讲怎么办，咱都听！”

.....

高天民被众兄弟簇拥着，遂说道：

“古人说：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！’当今皇上无能，宦官当权，官吏腐败。堂堂的大明王朝，打不过一个小小的建州。当年的一个龙虎将军，而今已面南称朕了。古人说：‘国乱显忠臣。’前年抚顺城刚被围，李永芳便投降了。咱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但是，咱们是大明的臣民，宁肯死了，咱们也

不干屈节的事。所以，咱们应该有个准备，一旦打到开原城下，咱们就提刀上马，协助官军一起守城。如今，城里不少人说：皇帝正在调兵遣将，要师发建州。咱们也应该团结起来，平日练练武艺。如果兄弟们有意的话，请来高家大院，咱们一起练吧！”

大家听了，当时都很激愤，表示愿来参加。有的人还激动地说：

“这是保家卫国的事情，稍有一点热血的人，都应该积极参加。”

自此以后，高家大院里每天都有几百人在操练武艺。

萨尔浒战后，消息传来，高家大院里一片哭声。

高天民说道：

“多则三五个月，少则十天、半个月，开原就会有战事了。请兄弟们及早作好准备。明天，俺想去推事府里问问情况。咱们去的人不宜太多，三五人足矣。”

后来，大家推举了四个人出来，与高天民一起去推事府，他们是王化扬、张六柱、赵兴友、邱应金。

次日早上，高天民等五人，吃过早饭，早早地来到推事府前。

高天民让把门人向推事大人传话说：

“东门高家大院长子高天民求见。”

郑之范听了，向侍卫问道：

“他来有什么事？”

那守门侍卫说：

“他未说有什么事，一共五个人。”

郑之范想了一想，“让他们进来吧！”

当年，李成梁在抚顺时，每次来开原，都要去高家坐坐，吃两顿酒才走。郑之范也曾经跟着李成梁去过高家大院。李成梁死后，他一门心事搜刮钱财，就未去过高家。

再说高天民带着四个兄弟，见到郑之范以后，先寒暄几句，就接着说道：

“萨尔浒战争过去一个多月了，不知大人对开原的城防工作如何安排的？”

“这事情总兵大人马林已同蒙古二十四营联络得差不多了，蒙古表示：一旦努尔哈赤进兵开原，他们将出兵援助我们。”

“那蒙古人是靠不住的。去年抚顺城破前，就是蒙古人先出兵以讨赏为名，实际上是为了牵制抚顺的兵力，等于帮了努尔哈赤的大忙。咱们自己也该……”

这时候，旁边坐着的吴三流子说话了：

“推事大人用不着你来教训他，何况守城是朝廷机密，不需要你来关心，一个小小老百姓，你瞎操什么心？”

高天民听了，立即说道：

“俺来是向推事大人请教事情的，你又插什么话？何况开原城每个老百姓都该关心城防，俺怎能是瞎操心？”

“你操心顶屁用！你能去带兵打仗？……”

“推事大人若能同意，俺就打算去带兵守城。”

“你是喝凉水，说大话，反正不会觉得塞牙！你带兵去守城？你也撒泡尿去照一下自己，看看你的长相！”

“请你放尊重些！再说一遍，俺不是来找你说话的。”

郑之范看一下吴三流子，说道：

“你去吧，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。”

郑之范见吴三流子走了，才说道：

“他是信口胡说惯了，请高大少爷不必介意。”

“这倒没什么，道理越说越明嘛！”

“高大少爷的一片热忱，本大人领了。这守城的事得慢慢来，要钱，要兵，要兵器。当今皇上，什么也不给，让俺怎么去防？去守？常言道：作官才知作官难。俺是老鼠钻到风箱里——两头受气。你大少爷是明白人，总该体谅俺吧？”

“看样子，努尔哈赤对开原用兵不会长久了。这守城的事，望大人及早操心。无论哪一天，需要俺时，咱高家兄弟五人，还有一帮侠义弟兄，一定会拿起刀枪，登城御敌！”

“谢谢！高大少爷的爱国爱城的精神，十分可敬。本大人还有要事急待处理，恕俺不能奉陪了。”

高天民知道这是逐客令，只好告辞出来。

高天民等五人从推事府出来，往回走，快到城东门时，忽听前面有哭声，到拐弯处时，见到一位白发老妇，搂住一个十多岁的男孩，在呜呜哭泣；旁边还有一个中年妇人，怀里抱住一个七八岁的女孩，也在嘤嘤啜泣。

看到这三代人在伤心地哭着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伤心的事情，高天民上前问道：

“老妈妈，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，来到大街上哭呀？”

听到有问话的声音，四人才止住哭。老太婆看了看高天民及其身边的四个青年人，才昂起头来说道：

“俺老少三代开了一个客栈，前天来了三个人，给俺十两银子，将俺客栈强买了去。俺不愿卖，他们连打带骂，把俺撵出门，连十两银子也不给了。俺无家可归，怎么办啊……”

说着，又哭了起来。

高天民几个人一听，深表同情，就向那老太婆又说道：

“你们到推事府里去告发他们，只在这里哭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告他们？可别说了，他们就是推事府的人，那个领头的，叫什么……叫什么来？”

她把头转向中年妇女，只听中年妇人说：

“叫吴三流子！”

“啊？是他！”

“那吴三流子说：‘这房子蒙古王爷看上了。卖，也得卖；不卖，也得卖。反正买定了。’他又说：‘推事老爷叫他来办的，你去问他去！’咱敢去问吗？更不敢去告！”

高天民几个人越听越气愤，高天民问道：

“你的房子在哪里？带咱们去看看。”

婆媳二人用怀疑的目光看看他们，意思是：

“你们管得了吗？……”

高天民走前一步，扶着老太婆站起来，中年妇人用手朝前一指，说：

“离这儿不远，挨前面就是。”

老少三代在前引路，不一会工夫，来到大门前。

高天民抬头一看，见是一座二层楼的瓦房，大门上面有一横牌，上书：

“兴隆客栈”

进了大门，能看到楼后面有一大院子，墙下架着石头马槽，这是拴马匹、骆驼的地方。

他们进门以后，就听到楼上有喝酒撸拳的声音。

高天民拉着老妇人说道：

“你就是俺的姨妈，可不要忘了！”

那老妇人听了，先是愣了一会，然后点点头，笑着说：

“好！好！俺是你的姨妈。”

几个人一起来到楼上，高天民举目一看，一张大桌子上杯盘狼藉，吴三流子与另外两个人，喝得醉熏熏地，正在瞪着眼看他们。

高天民冷静地走上前去，平静地问道：

“你们凭什么霸占俺姨妈的房子？”

“什么？谁是你姨妈？”

“俺老太婆就是他姨妈！”

“你是他姨妈又怎么样？这房子老子买定了，谁来也不行！”

吴三流子大声咋呼着，眼角扫视着高天民，一副天不怕，地不怕的样子。

高天民努力压住火气，快步走上前，来到吴三流子跟前，再次问道：

“你们凭什么霸占俺姨妈的房子？”

吴三流子霍地站起身来，斜睨着眼，从上到下，打量了一下高天民，阴阳怪气地说：

“老子就凭这个！”

吴三流子说着，把右手握成拳头，在高天民脸前晃了一晃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吴三流子的右拳在高天民的脸前晃时，他伸手抓住那手脖，往外轻轻一掰，吴三流子“妈呀”一声怪叫，疼得弓着腰，咧着嘴，喊道：

“断了！俺手脖断了！……”

那两个人刚站起来，王化扬、张六柱、赵兴友、邱应金立即走过去，正好两个人看一个。

那二人就是胡里、兀佳。胡里立即说道：

“有话好说，不要动武嘛！”

这时候，高天民说道：

“谁动武啦？把拳头打到脸上，还不许拦一下么？真霸道！”

高天民说完之后，手一松，那吴三流子像受到大赦似的，急忙用左手去揉那右手脖，一会又甩两下，……

高天民严肃地向吴三流子，以及另外两人说：

“你们马上离开这里！若是再来胡闹，俺就不客气了！”

“姓高的！你等着，老子跟你没完！咱们骑着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”

吴三流子说完，气急败坏地下楼去了。胡里和兀佳也跟着下楼了。

那老太婆拉着中年妇女和那两个孩子，一起跪在高天民面前，正要磕头的时候，高天民快步上前，把老太婆扶了起来，说道：

“姨妈，你怎么了？”

那老太婆赶忙说道：

“要真是那样，俺可喜欢死了！”

高天民听了，立即走上前去，拉着老太婆的手说：

“从今往后，你就是俺的表姨妈！”

这可真把老太婆乐坏了，只见她眉开眼笑地拉过中年妇人，介绍说：

“她是俺媳妇，该是你嫂子了。”

说完，又忙着去拉两个孩子，谁知那两个孩子很懂事，连跑带跳地过来，跪在高天民面前，连续磕了几个头，喊道：

“你就是俺的亲叔叔！……”

高天民一手拉着一个孩子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说：

“好！好！好！……”

这时候，中年妇人已把桌子上的碗筷杯盘收拾干净了，大家坐下来，老太婆说：

“俺相互连姓名都不知道，就认了一个外甥，这真是老天爷的恩典啊！”

老太婆“哈哈”笑了几声，接着说道：

“俺姓同，俺儿子名叫同有春，去年到抚顺买东西，正赶上后金打抚顺，至今没影没信，俺怕他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眼泪掉下来了。

高天民接着说道：

“俺叫高天民，是前边高家大院的。这四位是俺的结拜兄弟，他们的名字是王化扬、张六柱、赵兴友、邱应金。”

老太婆太兴奋了，又接着说道：

“俺老家是陕西韩城，俺同家是司马迁的后代。”

高天民听了，感觉奇怪，遂问道：

“是司马迁的后代，为什么却姓同，而不姓司马呢？”

老太婆听了，笑着说：

“对呀，是司马迁的后代，却不姓司马，而姓同。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哩！”

老太婆停了一下，喝了口茶，又说道：

“据俺的老祖宗说，司马迁被汉武帝治罪以后，怕有灭门之祸，为了保护后代，就在自己姓中，把司字左边加一竖，让大儿子改姓同；又在马字左边加两点，让二儿子改姓冯。然后

让他们悄悄地从京城逃回老家韩城，藏到深山里去。如今，在司马迁的家乡，找不到一个姓司马的。每年清明节，去给司马迁上坟的，全是同、冯二姓的人，他们都是司马迁的后代。”

老太婆说完以后，忽听楼下吵吵嚷嚷，都来到窗前，朝下一看，只见吴三流子带着好几十个当兵的，手里拿着刀、枪、棍棒，在街上咋咋呼呼的，听不甚清楚。

老太婆脸都吓白了，哆嗦着说：

“幸亏俺把大门拴上了，不然的话，他们就闹到楼上了！”

王化扬过来，对高天民说：

“咱们下去打吧！”

高天民摆了摆手，让他坐下，说道：

“再想想。”

邱应金很感慨地说：

“这种人就是窝里斗得欢。见了后金军队，闻风而逃，或是向人家跪下求饶，当汉奸，没有脊梁骨的东西！”

想了一会，高天民对王化扬说：

“你从后院翻过围墙出去，跟你父亲一起去找郑之范，向他说明情况。他若不管，咱就打。那几十个军人，好对付。你看这样处理，可好？若没有意见，就行动吧！”高天民又对邱应金说：“你也从后面跳过围墙出去，到俺家去，将情况报告俺父亲，让他带些人来，以备不测。”

二人从后院跳墙出去，这且不提。

再说吴三流子从推事府里带了三十多个士兵，准备把高天民抓到府里去，好好治他。

来到兴隆客栈，见到大门已拴上，喊了一气，高天民置之不理。